

清晨,列车抵达苍南高铁站。故乡的烟火气扑面而来。

接客的朋友笑着问我:“想吃点什么早点?”

我脱口而出:“面。”

“海鲜面、鱼羹面、牛肉面……想吃哪种面?”

我说:“去吃碗李国色做的面。”

朋友先是一怔,转瞬便了然于心:“明白了。”

小车出了停车场,穿过城区纵横街巷,在一处临时菜市场的门口停下。朋友说,原先的老菜市场正在翻修改造,李国色店面搬到了这里。走不多远,在密密匝匝的摊位里,一方简朴却醒目的招牌映入眼帘——“李国色矾山鲜面店”。

店门口,一对中年夫妻正在忙碌着。我见过李国色的照片和短视频,就在前段时间,网上还在播放他参加2026年第一批“中国好人榜”发布仪式的视频。

我对李国色说:“国色,我这次回家乡,想尝尝你亲手做的面。”

李国色笑呵呵地说:“那太容易了,我给你做一碗地道的家乡面。”

我说:“你的一碗面,感动了那么多的老百姓!”

“我的面很普通,是我们老百姓的心善良。”

片刻,李国色为我们端来香味扑鼻的海鲜面。我尝了一口,熟悉的滋味瞬间在舌尖跳跃。

李国色一边忙着摊上的生意,一边时不时与我聊上几句。他与那位买面的老人带着几分传奇色彩的故事,缓缓铺展开来……

2011年早春,李国色在灵溪老街菜市场租了间小门脸,开了家面食小店,开始人生的第一次创业。那年,他24岁。

店面先是经营早点,后来慢慢改卖挂面、切面、米面、年糕等。小伙子能吃苦、讲诚信,见人总是乐呵呵的,小生意做得有声有色。

有一天,李国色偶然看见一个身形瘦弱、衣衫破旧的老人在店面前徘徊,老人犹豫许久才走到摊位前,用手指了指

曲江溪发源于江西莲花县三峰山之西,汇聚茅岭、北斗山等原始森林蓄积的水流,在千百阻隔中奔腾15公里,汇合深涧里水电站发电后的水流,一起冲出大山,在广阔的乡村田野一泻千里,绕过曲江洲,穿过神泉村腹地,越过彭家、远下等自然村,在畦家里收编鱼跃溪,以曲江溪的名义荡过泥背与南根塘,灌入神泉湖,与瑞溪水融为一体。

今年夏天,我带着孩子从深涧里水电站进发,溯溪而上,找寻30多年前的少年伐木记忆。山泉在石头间流淌,溪床没法长出植物,这就是天然的道路,人们踩着石头与溪水,便可进山。几十年禁伐,人迹罕至,原来十几米宽的峡谷、3米多宽的溪床,现在似乎都成为林地。粗大的树木长满峡谷,如盖的浓荫把奔腾几十里的水流完全遮蔽。几段水桶般粗的树木倒卧在溪水上方,树皮早已脱落,树身也被山虫糟蹋,大大小小百余个孔洞,沙粒般的木屑落在大小不一的青石上,形成十分壮观的圆锥“沙丘”。孩子对这些“木沙丘”感到十分惊奇,不敢触碰,我用手一拨,木屑飘落在溪水中,回到了大山母亲浑厚的土壤中。

路随溪转,我们在溪水里蹚过数十个小龙潭,攀越过几十处荆棘山坡。接近尽头,是被溪水串起来的方圆10米的大龙潭。龙潭三面峭壁,水从中间凹进去的狭长山谷流下来,坠到山脚,形成龙潭。狭长山谷上是深深浅浅的片状青石,不知是地壳运动形成,还是由于水的长期流动,把它切割成大牙模样。犬牙交错的青石水道像长长的滑梯一般,直通到1/3处的山腰,被一块犹如平台的大石覆住,再往上就是满覆植被的山体。半山腰被人工沟渠横贯而过,曲江溪的水源在此戛然而止。只见巨石下面刀片状石丛里,几十眼清水汩汩冒出,沿着狭长的水道越积越多,叮叮咚咚的泉声把它们全部送入龙潭。

龙潭的水汽不断撕开枝叶的遮蔽,阳光雨露便直通龙潭。清清的泉水、暖暖的阳光、淡淡的雨丝、轻柔的山风、清脆的鸟鸣,在“山中无日月,寒暑不知年”的自在中护佑着这眼龙潭,使之成为曲江溪绵绵不绝的原动力。

龙潭最深处以淹没成年人,青色浓郁,令人不敢试脚,只能沿着凿孔石壁下的浅处,扶着石壁涉水而行。登上石阶,沿着高低不平的石头爬向高处。回头俯瞰,龙潭里沉积的枯枝败叶泛起,石蛙青鱼穿梭,似乎在恼怒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打扰了它们的平静生活。这时,阳光打在浅滩上,被石头沙子反射出彩虹似的光芒,映着那些好奇的鱼儿。鱼儿咕噜一声翻入下水水道,沿着我们来时的溪床,一路游向远方。

周末,我来到贵州纳雍县白水河社区。乐声从社区广场左侧的木屋里传来。社区的同志指了指说,那里是苗族芦笙舞(滚山珠)传习基地,过去看看吧。

推开木门,即见百余平方米的屋子中间,一位面庞清瘦的老人席地而坐,面前站着一个小女孩。

“贝贝,看爷爷的手指,按音孔的时候,不能硬邦邦的,要像跳舞一样。”老人边说边用双手演示。

贝贝双手捧起小芦笙,鼓着腮帮吹起来。

老人侧过头来,我定睛一看: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“芦笙王”吗?老人也认出了我,笑着站起身来打招呼。

“芦笙王”名叫王景才。多年前,我曾在山里采访过他。王景才13岁跟舅舅学习芦笙舞,学成后组建了表演队。他经常向戏曲、杂技、武术等方面的艺人请教,对表演进行改进提

升,在保留“绝活”的基础上又融入了“新招”。上世纪80年代末,王景才看见一种叫“滚山珠”的虫子,像极了他们跳舞时在地上翻滚的样子,便把节目《地龙滚荆》改名为《滚山珠》,让古老的芦笙舞更具艺术张力。后来“苗族芦笙舞(滚山珠)”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王景才成为代表性传承人。

“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上了!您不是住在乡下吗?”我既惊喜又疑惑。

王景才叹了口气:“在家里待着,放心不下啊!”

“我爹怕我教得不好,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亲自来为娃娃们上课。”接话的是王景才的长子李飞龙。

李飞龙是父亲最器重的“传人”,2020年享受易地扶贫政策红利进了

些担心:老人病了?或是出了什么意外?他带了些食品,一番打听,一路询问,终于找到七八里外老人住的那个村子。

推开低矮破旧的屋门,只见老人躺在床上,果然感冒了。

邻居告诉李国色,老人十几岁时,因为摔伤,脑部受损,造成智力残疾,平时由他的哥哥和侄儿照料。每月的低保补助和残疾补贴等加起来,能够保障基本生活。这些年,邻居常见他提着米面回家,今天才知道,原来是李国色在帮他。

平淡的日子流水般过着,李国色的小面店生意不温不火。

老人还是每一两天就来店里。每次李国色和妻子都会乐呵呵地假戏真做,陪老人“演戏”。夫妻俩以无声的默契、温柔的陪伴,守护着老人的尊严和体面。

李国色闲时喜欢上网,看看短视频。他觉得这件事挺有趣,于是,2020年12月的一天,老人又来店里,他就随手拍了个短视频,发到了网上。没想到被网络媒体转发。不几天,李国色有了几千个“粉丝”;一个月,“粉丝”达到1万多。

许多“粉丝”给李国色留言:“一碗面,感动千万人!”“店主帮老人9年了,不是一时的善良,是真的心中有大爱!”“原来假戏可以真做,为你的爱心点赞!”

那天,一位厦门的“粉丝”给李国色发来了100元红包,并附言:国色老弟好,你一直坚持在做这件善事,让人感动。请代我用100元钱买些榨菜等小食品,送

大地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:周舒艺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升,在保留“绝活”的基础上又融入了“新招”。上世纪80年代末,王景才看见一种叫“滚山珠”的虫子,像极了他们跳舞时在地上翻滚的样子,便把节目《地龙滚荆》改名为《滚山珠》,让古老的芦笙舞更具艺术张力。后来“苗族芦笙舞(滚山珠)”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王景才成为代表性传承人。

“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上了!您不是住在乡下吗?”我既惊喜又疑惑。

王景才叹了口气:“在家里待着,放心不下啊!”

“我爹怕我教得不好,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亲自来为娃娃们上课。”接话的是王景才的长子李飞龙。

李飞龙是父亲最器重的“传人”,2020年享受易地扶贫政策红利进了

给老人。

不断有“粉丝”给李国色发来红包,五十元、百八十元,委托李国色给老人添置衣物、食品、日用品。

2020年12月,李国色被评为“最美苍南人”。他心里有些不安。苍南有近百万人口,自己不过是个卖面条的,却成了“最美苍南人”,这荣誉实在太高了。

当夜,儿时记忆在李国色脑海里翻涌。他幼年丧母,父亲终日在外奔波谋生,乡亲们一直关爱着他。他曾经对妻子说:“小时候,我是穿百家衣、吃百家饭长大的。这种恩情我一定要报答。”

此后,一碗面的爱心延伸到更远的地方。李国色奔走乡间,帮扶孤寡老人,助学寒门子弟,帮助农户直播带货推销本地特色产品。

2022年1月7日,老人因车祸不幸去世。

李国色黯然神伤:“虽然我们非亲非故,但认识也有10年了。几乎每天早上,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小店右边角落,以后再也见不到他身影了,心里有一种空荡荡的失落。”

菜市场人流不断,李国色一直在摊位前忙碌着,额头汗津津的。

早市高峰过去了,李国色忙完手头活计,端着一碗面坐在我对面。

“怎么样?面还合您口味吗?”

“这面吃得我心里热乎乎的。你的面感动了好多人啊!”我说。

李国色话语朴实:“其实刚开始,我并没想着要去做好事,只是觉得面对一位智残老人,能帮助就帮一把,对我来说也只是举手之劳。没想到这份小小的善意能被这么多网友认可。”

苍南这间小小的面店,普通的挂面、寻常的年糕,经由网络流传,温暖了全国各地无数网友。天南地北汇聚而来的善意,又像春雨般滋润着苍南这片热土。

告别时,我对李国色说:“下次回家乡,我会带更多的朋友来吃你的面。”

“欢迎,欢迎!”

李国色拍了拍手上的面粉,露出了他那标志性的乐呵呵的笑容。

大地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:周舒艺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升,在保留“绝活”的基础上又融入了“新招”。上世纪80年代末,王景才看见一种叫“滚山珠”的虫子,像极了他们跳舞时在地上翻滚的样子,便把节目《地龙滚荆》改名为《滚山珠》,让古老的芦笙舞更具艺术张力。后来“苗族芦笙舞(滚山珠)”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王景才成为代表性传承人。

“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上了!您不是住在乡下吗?”我既惊喜又疑惑。

王景才叹了口气:“在家里待着,放心不下啊!”

“我爹怕我教得不好,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亲自来为娃娃们上课。”接话的是王景才的长子李飞龙。

李飞龙是父亲最器重的“传人”,2020年享受易地扶贫政策红利进了

升,在保留“绝活”的基础上又融入了“新招”。上世纪80年代末,王景才看见一种叫“滚山珠”的虫子,像极了他们跳舞时在地上翻滚的样子,便把节目《地龙滚荆》改名为《滚山珠》,让古老的芦笙舞更具艺术张力。后来“苗族芦笙舞(滚山珠)”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王景才成为代表性传承人。

“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上了!您不是住在乡下吗?”我既惊喜又疑惑。

王景才叹了口气:“在家里待着,放心不下啊!”

“我爹怕我教得不好,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亲自来为娃娃们上课。”接话的是王景才的长子李飞龙。

李飞龙是父亲最器重的“传人”,2020年享受易地扶贫政策红利进了

前段日子,我在济南大明湖公园散步,走到了一处叫“曾堤”的地方。一打听,这条曾堤,与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的曾巩有关。

掏出手机上网查询,方弄明白,这是曾巩任齐州知州时的一处德政。这条用大明湖清挖的淤泥筑成的长堤,一开始其实另有其名,唤作“百花堤”。这么富有诗意的名字,我猜是曾巩亲题。一查《全宋诗》,果然有曾巩的《百花堤》五言诗。诗中写道:“周以百花林,繁香法清露。间以绿杨阴,芳风转朝暮……”试想大堤竣工之后,晴和春日,红桃燃碧树,梨雪堆芳林,合城老幼迤逦于堤上,笑逐花香,何其快哉!

继而又想到,既然是“百花林”,而且“繁香”一片,究竟当年种了些什么花木呢?查了若干资料,一时没找到清晰的答案。实在是可惜,不然这份与文学家密切相关的“群芳谱”,完全可以让后世“抄抄作业”,复制出更多的“百花堤”“百花林”来,把中国园林文化原汁原味地传承下去。据记载,到了100年前的民国时期,百花堤上曾经“芳风转朝暮”,已经“今余一土阜”,着实令人叹惋。

尽管随着世事流转,百花堤历经繁衰,但这条以泄洪防涝为己任的德政之堤,依然发挥着重要的蓄水分洪作用。或许这正是千百年来,济南父老乡亲口口相传把百花堤称作“曾堤”的民心注解。2009年,在大明湖新区扩建工程中,小东湖被扩入大明湖,南丰桥与南丰祠之间的路段被正式命名为“曾堤”,把老百姓的“口碑”刻上了石碑。“曾堤紫水”的景致,也成了大明湖的新八景之一。

站在游人来往的曾堤上,正是纤纤暮雨飘飞之时。烟雨弥漫中,不由想到了远在杭州的白堤、苏堤、杨公堤。唐代白居易在钱塘门外修筑的湖堤,在西湖东侧。尽管这条

大地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
本版责编:周舒艺

欢迎广大读者来稿。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,非一稿多投。

升,在保留“绝活”的基础上又融入了“新招”。上世纪80年代末,王景才看见一种叫“滚山珠”的虫子,像极了他们跳舞时在地上翻滚的样子,便把节目《地龙滚荆》改名为《滚山珠》,让古老的芦笙舞更具艺术张力。后来“苗族芦笙舞(滚山珠)”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王景才成为代表性传承人。

“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上了!您不是住在乡下吗?”我既惊喜又疑惑。

王景才叹了口气:“在家里待着,放心不下啊!”

“我爹怕我教得不好,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亲自来为娃娃们上课。”接话的是王景才的长子李飞龙。

李飞龙是父亲最器重的“传人”,2020年享受易地扶贫政策红利进了

升,在保留“绝活”的基础上又融入了“新招”。上世纪80年代末,王景才看见一种叫“滚山珠”的虫子,像极了他们跳舞时在地上翻滚的样子,便把节目《地龙滚荆》改名为《滚山珠》,让古老的芦笙舞更具艺术张力。后来“苗族芦笙舞(滚山珠)”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,王景才成为代表性传承人。

“没想到今天在这儿遇上了!您不是住在乡下吗?”我既惊喜又疑惑。

王景才叹了口气:“在家里待着,放心不下啊!”

“我爹怕我教得不好,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亲自来为娃娃们上课。”接话的是王景才的长子李飞龙。

李飞龙是父亲最器重的“传人”,2020年享受易地扶贫政策红利进了

大堤今已无存,但后人还是不忘白公德政,把从断桥到“平湖秋月”这段堤路,称为“白堤”,以志纪念。北宋苏东坡疏浚西湖修筑的大堤,也是到了明代,才被人们命名为“苏公堤”,后来简称“苏堤”。苏堤比曾堤的修建时间晚了一些年,曾巩和苏东坡都拜欧阳修为老师,是同门师兄弟。二人一北一南,一前一后,分别在齐州和杭州清淤筑堤,造福苍生,不但在文坛上星光璀璨,更在百姓心中留下了美好政声。至于那位明代挽救西湖命运的杭州知府杨孟瑛,更是不顾地方豪强的打压,力排众议浚湖筑堤,保住了这片天下独一无二胜地。他为此遭到了贬职调离的不公待遇,但老百姓反而更加敬重这位有担当敢作为的四川汉子,不仅给他塑了像供奉起来,还把这条西湖西侧的大堤称为“杨公堤”。

绕过垂柳环护的正谊桥,我的肩头渐渐被蒙蒙细雨润湿。曾堤的倩影隐在身后,渐渐汇入碧波荡漾的大明湖夜景之中。忽然又想到,历史上还有多少堤被后人铭记着?江西九江的“李公堤”(唐代江州刺史李渤),苏北沿海的“范公堤”(北宋名臣范仲淹),安徽太湖县的“翟公堤”(元代太湖县令翟居仁)……这些惠及民生的德政工程,并非当年的督造者自诩,而是老百姓没有忘记他们,口耳相传,叫出来的名字。老百姓的哲学最朴素,你真心对我们好,我们就念着你的好!今天,为民造福的共产党人尤胜先贤:以焦裕禄命名的“焦桐”,越发根深叶茂;以杨善洲命名的“善洲林场”,总是郁郁葱葱……家国情怀,唯此为大;百姓心中,唯此为贤!

麦粒酒

吴昌勇

摆成直径1米左右的圆圈,往上面的碗里注满水。一声“预备——起”,宇涵带领12名队员奏响芦笙,围着圆圈腾挪蹲跳、飞旋突转……进入高潮,但见宇涵向后弯腰,头探入圈内,脚踩在圈外,腰腹部悬空于碗上方,整个人呈弓形旋转扭动,两手持芦笙边吹边翻。而碗始终未被触碰,水一滴也没洒出。我禁不住为孩子们拍手叫好。

临别时,李飞龙告诉我们,他正在整理父亲的教学视频,助力“非遗进校园”工作。刚踏出门,又听见王景才的声音:“今天,再练练叠罗汉。快!各就各位!”不一会儿,悠扬的芦笙舞曲就萦绕在耳边……